



第九十六次全体会议

1999年3月24日,星期三,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奥佩蒂先生.....(乌拉圭)

主席不在,副主席菲利皮·巴莱斯特拉先生(圣马力诺)主持会议。

下午3时10分开会

议程项目167(续)

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武装侵略

埃尔瓦先生(苏丹)(以阿拉伯语发言):我首先要借此机会代表我国代表团热情感谢主席召开大会会议以审议题为“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武装侵略”的议程项目167。如大会所知,刚果是一个兄弟般的非洲国家,同我国享有紧密的睦邻友好关系,那里发生的事件直接影响到我国。

《宪章》第十一条确定了大会作为本组织的一个主要机构而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从而避免对和平的威胁并打击侵略行为。它的努力辅助了安全理事会在捍卫国际和平与安全中的努力。

今天使我们聚集在一起的该议程项目的标题是明确和直接的。我们正面对着一个侵略一个主权国家及本国际组织的一个成员的情况。侵略者自己的承认已证实了侵略的行为。正是他们提出与国际法、《宪章》及和平共处和睦邻友好关系原则不符的、令人无法接受的借口。《宪章》明确规定,各国必须避免在解决冲突中威胁或使用武力,它们必须诉诸和平手段来解决争端。

有关国家无法在逻辑上借安全理由而为其侵略刚果民主共和国辩解。如果这些理由是合法的,那么很多国家就会对乌干达采取它现在正对其邻国采取的行

为。我们的看法是十分明确的:侵略是一种危险的罪行,威胁到国际社会的安全与未来。因此,它无论如何是没有道理的。

我不想长篇论述或重复我上星期对安全理事会所说的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局势的所有情况。我谨借此机会重申:我们支持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各国正在赞比亚的奇卢巴总统主持下所进行的一切努力。我们还感谢卡比拉总统为恢复该国的和平与稳定所做的一切努力,包括他最近呼吁进行一次涉及刚果境内包括反对派和反叛力量在内的各个运动的全国对话。

苏丹还赞扬法国的建议。苏丹欢迎召开大湖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国际会议,以及所有恢复停火的国家、国际和区域努力。

非洲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和平与发展,以便实现其全体人民的福祉,战争的动乱给这些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然而,不幸的是,困扰非洲的主要问题——这个问题使它无法实现这些目标——是某些非洲领导人的行动所造成的悲剧,这些领导人奉行的是与非洲的福祉、和平与稳定的利益背道而驰的狠毒战略。

乌干达政权是这一趋势的最好例子。它的战略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因为它有扩张主义野心,它的领导人的个人愿望是梦想建立帝国、危害本国人民和邻国人民。

这个悲剧来自这个一个事实:由于某些正在帮助乌干达总统在非洲大陆运用这些战略的人的唆使和挑动,这种做法蔓延开来了。这些人断言这些领导人是非洲的哲人和预言家,而且只有他们在捍卫民主。我们大家

都知道这些领导人距离任何民主都很遥远。人人都知道他们的人民受到专制政权的压迫。津巴布韦代表星期五在安全理事会发言时也许对乌干达领导人作了最好的描述。他说:非洲已经有一位新的领导人崛起,他正企图效法希特勒的战略和行动。

我们大家在非洲都知道,乌干达政权目前是該区域和整个非洲的一个十分危险的动乱因素,因为它具有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野心。这个政权的过去表现充满了与《联合国宪章》和非洲统一组织的原則不相容的行动。

乌干达对其他国家的侵略企图人所共知。乌干达企图用他们用来为他们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侵略辩解的同样借口和同样说词来帮助叛军毁灭苏丹南部——即借口他们捍卫本国安全。乌干达领导人不知道的是,保卫本国安全并不意味着破坏乌干达和尼罗河以西的人民的福祉。

乌干达政权正企图掩盖这一事实:统治着苏丹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之间边界的是乌干达支持的叛乱运动,而甚至在1999年之前局势进一步发展时情况便是如此。他们企图利用这条边界。乌干达入侵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借口是要维持和平与安全。正是这个国家公然充当苏丹武装反对派和一个超级大国领导人之间会晤的东道国,以期对苏丹政府策划政变,而所有其他非洲邻国都拒绝在他们领土上充当这次会晤的东道主。

乌干达以自卫来为其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侵略辩解,2月他对苏丹进行类似行动时也是采取这一做法。那个可耻政权的这类行径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借口捍卫和平对刚果民主共和国进行武装侵略以及抢掠它的财富分给本国人民。这违反国际法,尤其鉴于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进行的屠杀。

乌干达代表关于苏丹南部屠杀所说的话使我们感到惊奇。我们不明白他提到“黑人”时系何所指。苏丹及其全国人民是一个黑色的非洲国家。在阿拉伯文中,苏丹意味着“黑色的国家”。因此怎么能这样进行分类,根据肤色的程度来描述黑人?是否在苏丹对黑人进行屠杀而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对不太黑的人进行屠杀?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完全不允许和可耻的问题。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乌干达官员会从乌干达跑来用这些令人无法接受的借口来掩盖人人有目共睹的乌干达罪行以降低大会的调门。人人都知道,乌干达在1990年代犯下的屠杀中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不能用犯罪者是在对付其他罪行的借口来为罪行进行辩解。不能以罪行来打击罪行,而必须通过和平、对话和正义。正如昨天已经指出,乌干达企图以断言这是预防行动、为了防止该地区一场更大的屠杀来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内进行的这些屠杀辩解。即使我们接受这种令人无法接受的逻辑,乌干达代表还是没有正确解释这一局势。我想,当他说乌干达是由于其国际责任而进行干涉时,他以为我们在这个大厅里的人什么都不懂。

谁给乌干达这种授权?我们都知道,《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规定,各国应根据国际法采取严格措施履行打击种族灭绝的责任。我们不知道乌干达从哪里找来这个借口,以国际义务的名义允许这种侵略、犯罪、屠杀和种族灭绝的行为。

真正的问题是乌干达侵略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谴责这场侵略。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负起责任,迫使侵略者立即从刚果民主共和国领土撤出其部队,并尊重该国的 sovereignty,因为发起这场侵略的是乌干达部队。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这是该国恢复稳定和安全、人民能够按其长期以来的愿望在和平中生活的唯一途径。

蒂尔克先生(斯洛文尼亚)(以英语发言):斯洛文尼亚赞成德国常驻代表昨天代表欧洲联盟和各联系国所作的发言。另外,我们还愿阐明若干具体问题。

第一,斯洛文尼亚欢迎大会目前就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和周围地区的局势进行辩论。这场辩论是安全理事会几天前举行的那场辩论的值得欢迎的补充,也是进一步发展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相辅相成作用的机会。在这方面,我们愿强调《宪章》赋予大会重要权力的第10、11和14条不容否认的重要性。另外,也许更加具体地说,大会进行的分析和得出的结论会大大有助于安全理事会谋求以适当办法解决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和周围地区局势的各种复杂问题。

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目前进行的辩论明确以1998年8月以来发生的局势为焦点。该局势涉及使用武力的国内和国际方面。另一方面,目前使用武力的某些特征同最近发生的事件有关。人们在局势进行分析时必须铭记着这一点。

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和周围地区的局势是以人类苦难和严重人道主义问题为其特点的武装冲突之一。该局势涉及国际法的各项基本原则,并波及广大非洲地区的长期稳定。自1998年8月该国发生大规模叛乱以来,局势已严重恶化。两个邻国的军事干预虽然看起来都以真正的安全关切为动机,但却把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危机化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区域威胁。该区域另外一些国家随后对该国政府提供的军事援助也没有解决问题——的确,军事办法是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两个邻国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采取的军事行动是对国际法各项基本原则的严重挑战。必须要求有关国家根据《联合国宪章》遵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

我们鼓励非洲领导人在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秘书长协助下加倍努力,以便早日实现停火。这特别要求政府和叛乱分子进行直接会谈。停火将为处理刚果民主共和国人民目前面临的所有其他问题开辟道路。整个联合国应该准备在适当时候提供援助,以便维持停止敌对行动,并帮助实现该国和该区域局势的稳定化和正常化。

在目前情况下人道主义问题和人权问题非常重要。一些最可怕的侵害人类罪行就是最近大湖区域历史的特点。1996年和1997年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大屠杀和所犯侵害人类罪的指控仍没有受到调查。这项任务必须得到执行。法定时效不适用危害人类罪。

斯洛文尼亚坚决谴责在目前冲突中任何违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径。我们谴责自1998年8月爆发冲突以来大都发生在南基伍省的对平民人口的大屠杀。受害者经常是无辜平民——即儿童、妇女和老人。绝不能容忍灭绝种族的做法在该区域蔓延,更不能对它视而不见。相反,必须采取具体行动制止有罪无罚现象并依法审判那些负责者。在这方面,我们赞赏地注意到刚果民主共和国成立了人权事务部。这一步骤表明政府愿意采取行动。我们还欢迎政府同特别报告员罗伯托·加雷顿先生合作,并愿鼓励政府继续进行这种合作。

另外,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必须加倍努力加强该国的法律制度。一个公正、可靠和有效的司法机构将使人权领域取得进展成为可能。

我们认为,战争时代必须停止,应该很快采取步骤,创造一种正常的民主环境。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应该创造条件,使一种真正、包括各方和充分反映所有公民期望的民主化进程得以进行。国际社会必须强调该国各政治和民间角色进行内部政治对话的重要性。必须恢复民主化进程,而且还应该在建立民主体制和遵守各项基本民主原则过程中贯彻这一进程。这将有助于创造政府同邻国重建必要伙伴关系的条件。必须特别在这三个邻国之间重建伙伴关系与合作,这将有助于在一个目前除其他问题外还面临严重安全问题的区域创造稳定环境。

国际社会应该坚决鼓励大湖区域各国领导人进行对话。区域领导人应该通过这种对话真诚处理他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在这方面,斯洛文尼亚坚决支持法国提出的在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组织下召开大湖区域国际会议的构想。这样一次会议不应是一个单一事件,而应是一个进程,包括和处理该区域各国所面临的一切关键问题,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安全和分权问题。

大会今天的辩论和安全理事会上星期五就同一问题举行的公开辩论都是联合国采取的首批步骤。整个国际社会都必须支持和平解决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冲突的区域努力。但是,问题的持久解决取决于刚果人民自己和该区域其他国家的人民。

巴巴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以阿拉伯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谨感谢今天我们有机会讨论非洲腹地的军事冲突,这一冲突可能扩散到整个大湖地区,并导致将损害非洲大陆其他地区政策的长期危机。这一辩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使大会及国际社会有机会继续安全理事会上星期五开始的辩论,并寻求导致和平解决这一持续了八个多月的不幸的、令人遗憾的冲突之方式方法,同时达成包括所有各方在内的全国性和解。

我们谨赞扬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共同体),特别是赞比亚的奇卢巴总统根据卢萨卡协议而作出的努力,其目标旨在和平解决威胁到该地区和平与安全,并可能产生严重人道主义方面后果的这一冲突。

我国深信,非洲人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问题是历史与地理两个因素的自然结果,而政治只是这两个因素的一种表现。非洲的历史主要是外来占领与外来统治。非洲的政治仅仅是这种外来占领的结果。占领者在自己的内部缔结了各项公约与协议,按其各自

本身的利益划分非洲的国界。非洲的国内及区域冲突只是所有这些事实的必然结果。

我国谨声明,我们充分认识到声称非洲早该结束使用殖民主义作为借口的论点之言辞及目的。如果是非洲人本身最初将每一部落分割到不同国家去的,那这种论点才算是正确的。

社会因素发挥的作用大于造成非洲大陆当今政治现实的历史或地理因素。我国认识到这一点,在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范围内不遗余力地处理这一问题,以便按照非统组织的文件达成公正与公平的解决方法,恢复刚果的社会和解。这不当在有外来势力的介入下进行,因为外来努力的唯一目标就是霸权和独占非洲的资源及市场,以便保障其长期利益并通过向冲突各方出售各类武器而制造并助长更多的问题。

为此我们的兄弟,利比亚的革命领袖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在利比亚召开了大小许多会议。许多非洲领导人出席了这些会议。其中一次会议是由非统组织协调,于九月底在利比亚的瑟特举行的小型非洲最高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乌干达、乍得、尼日尔及厄立特里亚等国总统。会议公报建议建立一支非洲军队来取代刚果的部队,并建议委托卡扎菲上校作为萨赫勒-撒哈拉各国的领导人,协调这一和平进程。

赞比亚、乌干达、刚果民主共和国、纳米比亚及马拉维各国总统上月访问了利比亚,并与卡扎菲上校就非洲问题进行了密切协商。这些问题的首要一项便是大湖地区的局势。

由于这些会议以及利比亚倡议,我们能够在与非洲国家合作下,克服解决这一问题的一项主要障碍,即刚果各方在利比亚举行筹备会议。该次会议打破了僵局,并在各有关方面开始了直接对话。会上同意这类会议将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外继续举行。

继这些努力之后,利比亚与非统组织现任主席及其他非洲国家总统取得联系,以便召开一次非洲国家紧急最高级会议,讨论刚果问题,以及其他非洲的冲突。紧急最高级会议将在非洲国家的最高级别讨论这一问题,以便寻求解决办法。我们期待将于明年7月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下一次定期非洲首脑会议。会议将加强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

为解决这一问题,停止大湖地区的流血,已召开了許多非洲国家会议。尽管这些会议反映了各方准备结束流血冲突,但会议并未导致停火。

我国的立场可以归纳如下。首先,必须尊重刚果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其次非洲各国的所有问题必须通过对话、谈判及仲裁来解决;必须按照非统组织及联合国的公约,避免采用武力。第三,应当结束任何国家的干涉。第四,必须在非统组织的范围内寻求非洲人的解决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第五,必须建立一支非洲部队,以维持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和平,保障其边境,防止屠杀。第六,应当在非统组织及联合国的主持下召开一次有关国家之间的区域和平会议,以便就睦邻、持久和平及经济发展达成协议。第七,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应当寻求支持非统组织解决这一冲突的办法之各种措施,其中包括提供必要的财政支助。最后,联合国应当与非统组织协作,为难民及流离失所者问题提供人道主义解决办法发挥主导作用。

我们呼吁在一切时间及场合继续进行这类非洲会议,以便与有关各方一起持续这些努力,并加紧卢萨卡进程中形成的接触小组的工作,从而立即达成停火,并求得解决分裂非洲大陆的这一冲突的公正持久办法。

我们还欢迎卡比拉总统宣言以及他准备举行全国性对话的意愿,以便达成全国性和平,作为在这一地区建立持久和平,恢复稳定与安全的必要步骤。

我们呼吁大会支持非统组织这一方面的努力。我们并呼吁刚果民主共和国各方结束军事行动,达成停火,为全国和解,为举行区域会议,在大湖地区实现全面持久和平作一切必要的准备。

穆谢特瓦先生(津巴布韦)(以英语发言):首先让我回顾1997年5月29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的杰弗里·萨克斯的一篇评论。萨克斯在谈到卡比拉对蒙博托胜利时指出,

“西方以后在谈道德说教不迟。首先,美国应放弃尽早举行选举的要求。选举必须等待”

在这之前,美国众议员唐纳德·佩恩在美国之音的一次广播也提出同样的看法。美国之音引用佩恩的话说:

“现在不是推进西方民主的政治标准的时候...一个才成立2天的国家,我认为,不能因为他们将不能允许示威,就可以指责他们不民主”

这些意见在非洲也有表达。同年5月28日,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在抱怨美国不信任卡比拉时说:.

“你必须根据那里存在的具体条件,来判断卡比拉总统的所作所为。要他在掌握国家政府之前就允许多党运作那就等于自杀。我认为,根据他的过去,我们可以相信他会信守诺言。”

曼德拉的这些话,是在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对比勒陀利亚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接受南非最高荣誉好望角大胸章时讲的。

告戒不要为了选举而举行选举强调了一点:在蒙博托几十年的腐败统治之后,刚果既没有机构也没有能力立即承受多元化政治体制。大会成员知道在冷战期间刚果第一位总理、坚决主张非洲独立并被认为是亲东方——用冷战的语言说——的伟大非洲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帕特里斯·卢蒙巴,被约瑟夫·蒙博托上校所取代。蒙博托把他的国家变成西方在非洲大陆战略和意识形态影响的一个堡垒。就是这个蒙博托建立了非洲有史以来最不民主、最独裁和最腐败的政权之一。1997年5月帕拉比掌权时,不存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机构。因此,在他掌权一年后,就指责卡哈比拉有独裁倾向,并从国外企图以军事手段把他赶下台是荒唐的。

让我提醒本机构,去年8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冲突调查开始时,乌干达和卢旺达否认有军队在该国。现在我们听到一种新的说法,即乌干达和卢旺达曾同卡拉比总编签有协订,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驻军以便清除乌干达/卢旺达叛军——也就是说卢旺达和乌干达都有叛军。

盟军部队被派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是在赞比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津巴布韦代表领导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共同体),调查组得出结论,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危机不是叛乱而是乌干达和卢旺达入侵之后。

现在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有7个外国的军事部队。乌干达、卢旺达和布隆迪入侵刚果的同时,但安哥拉、乍得、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是应金沙萨政府的邀请,提供盟军防务部队。非洲东部和南部夺区所有国家都承认金沙萨政府。应该指出,乌干达、卢旺达和布隆迪3国现任政府都是通过军事手段上台的,他们在自己的国家还没有经历过民主、多党选举的考验。相比之下,支持卡比拉的南部非洲各国却是由已经赢得被接受为自由、公正和代表他们的选民意愿的多党选举的政府统治的。

第一个未经探讨的问题是对大湖区民主发展的支持。乌干达、卢旺达和布隆迪的政治形势,以及对非民

主政权的支持来自国际金融机构的走廊和某些西方国家。卢旺达和布隆迪都由军人政权统治,他们在国内这些少数民族对多数的统治选举遥遥无期,原因显而易见。

入侵国自从他们的军人分别于1986年和1994年夺权之后内部一直不和,国内的政治反对派对他们拒绝举行多元化民主选举越来越不满意。他们的政府体制,包括从纯粹的军事政权到“无党”制度。

虽然国际上对他们的政治制度的批评,因为国际金融机构的公开支持而被压制,但他们面临其他政党的支持者和没有其他方式表达意见主张多党制民主的势力的反对。他们约定都保持缄默的说法可能太重。但事实仍然是国际社会对乌干达、卢旺达和布隆迪缺乏民主基本上没有批评。而却大张旗鼓地批评刚果民主共和国。因此,入侵国总统显然认为,同他们的一些同事一起在一份或多份公报上签名,要求在刚果举行民主选举对他们来说毫不矛盾。

值得一提的另一个问题是发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其他那些屠杀,当卡比拉拒绝那些人权官员调查时,这些问题曾给卡比拉总统政府在联合国和西方政府那里造成麻烦。屠杀的受害者是从卢旺达逃出来的胡图族难民,其中可能有人参加1994年的种族灭绝,但据目击者称述,许多受害者是妇女儿童和老人。

现在已经清楚,他们是卢旺达政府部队的目标,而卡比拉则仅仅是保护他过去的同盟不受骚扰和惩罚。卡比拉的政府现在正与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加雷顿合作,而卢旺达军队暴行的任何所剩证据很可能已被摧毁,因为屠杀难民的地区现已在卢旺达和乌干达入侵军队的控制之下。

我还要对大会中提出的一项呼吁作出答复,即呼吁卡比拉总统同所谓刚果民主联合会的叛军们进行直接会谈。民主联合会的一位创始者及副主席阿瑟·扎赫迪·恩戈马最近辞职,宣称该运动并不民主,这只证实民主联合会即不是刚果组织也不是民主的。恩戈马对离开民主联合会提出下列原因。民主联合会不代表刚果人民;民主联合会过多地依赖于卢旺达和乌干达的指导;该组织选择战争而不是和平;民主联合会未能动员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人民,实际上是在违反这些人民的愿望而行事。

恩戈马的辞职是继布德奥格拉蒂亚斯·布格拉之后尘,他二月初宣布与民主联合会决裂,以组成改革派运动。还记得,来自北基伍的图西人布格拉也帮助分别于

1996年和1998年创立了解放刚果民主力量同盟和民主联合会。

一些叛军领导人已清楚地看出,无论谁要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中获得领导地位,最佳的政治立场就是同卢旺达和乌干达保持距离并争取更大的包容。在这方面,恩哥马宣布组成另一反叛派系,争取同金沙萨谈判。卡比拉欢迎恩哥马退出民主联合会的决定,表示恩哥马随时可前往金沙萨。

卢旺达和乌干达的东刚果联盟正加固其在整个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存在。据报这种扩张是准备针对姆班达卡·卢班巴希和姆布吉·马伊发动重大的军事攻势。安哥拉北部正在展开的事件支持了卢旺达和乌干达的军事准备,民主联合会的叛军领导人詹姆期·卡巴赫雷在那里同安盟会师,正在同安哥那政府军作战。

大批武器流入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打破了对乌干达和卢旺达有意于和平结束冲突的任何希望。虽然侵略者可能知道获得全面的军事胜利是不可能的,但他们希望目前的僵局对他们有利。形成这一立场的是对支持卡比拉同盟内存在着弱点的错误概念。例如,上一次卢旺达总统帕斯多·比齐蒙古在最近的温得和克首脑会议上的出现,表明了东刚果联盟对和平进程的不屑一顾。

乌干达外长决定歪曲历史,以图为其国家在刚果的军事干涉辩护。本机构已听到该部长质疑是否坦桑尼亚于1970年代反对伊迪·阿明是做错了。但该部长有意决定忽略的是乌干达在1978年底入侵坦桑尼亚并占领了坦桑尼亚的领土。这是十分重要的。坦桑尼亚当时抵抗这一侵略并在这一过程中得已于1979年6月前赶走了侵略军及其领导人阿明。

1978年,乌干达的阿明人侵了一个主权国家坦桑尼亚,宣称坦桑尼亚的一部分是乌干达领土。整整在20年后的1998年,也是乌干达人穆塞韦尼人侵刚果,直到今天仍继续这种入侵,占领了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一大片领土,以追求所谓合理的安全关注。

如果历史是我们的老师,谁会不明白穆塞韦尼总统为什么如此崇拜希特勒?希特勒主义与大湖区展开的事件之间的相似之处,与乌干达、卢旺达和布隆迪的领土野心完全有关。

乌干达还提出尽管仍存在障碍,然而区域和平努力却有希望获得成功。使我国代表团不解的是这种希望的来源。乌干达外长在发言中宣称:

“首先,我要向大会保证乌干达对《联合国宪章》、《非洲统一组织宪章》以及其他区域和国际公约的重申和承诺。乌干达并未对刚果民主共和国采取侵略行为,也不对该国目前的危机负责(A/53/PV.95,第101-102页)”

主席先生,你知道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冲突中缔结一项停火协议,取决于查明冲突各方,而它们则应正式承认卷入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复杂纷争。这样才能够在确立停火后马上找到并核查外部角色撤出战区的情况。

自1998年8月以来,举行了多次和平会谈,但至今侵略者仍继续否认他们的侵略。难以想象的是,这位部长认为:

“然而并非一切都已丧失。乌干达政府认为,同对经谈判获得解决的普遍悲观情绪相反,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同上,第122页)

当侵略者继续否认其侵略时又有什么进展呢?

最后,我要重申,乌干达和卢旺达的兴趣都在于延长冲突,因为其政府的性质使它们无法在战争局势以外生存。大湖区各国——布隆迪、乌干达和卢旺达——的冲突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统治集团所奉行的造成难民的排除政策。3个国家之间的另一相似之处,就是它们由厌恶民主的军事和伪军事政权所领导。我们认为,由于这些原因,东刚果联盟满意于一场长期拖延的战争,它会给推迟民主治理提供足够的理由。另一方面,结束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战争会推动结束其各自国家内的战争。如果结束它们自己的战争之后进行选举,那么他们掌权就会继续没有保障。

亚库布先生(贝宁)(以法语发言):我要代表贝宁代表团同我的同事们一起祝贺奥佩蒂先生并感谢他对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主动行动采取后续行动,召开本次大会会议,以便使我们能够共同思考目前国际议程上的最紧迫问题之一:即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局势。

至少可以说,人们痛苦地注意到,尽管许多个月以来人们作出多项各种努力并投入各种资源,但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冲突仍在继续。正如前面许多发言者在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所承认和重申的那样,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普遍局势十分复杂且利害攸关,已成为整个大湖区区域和平与安全的最严重威胁之一,因此,也是阻碍非洲大陆发展的严重障碍。

我们在这里举行的会议通过把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集中在该局势上,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些会议的

最终目标是共同谋求减轻刚果人民苦难——以多种形式出现并日趋增长的苦难——的途径和办法,刚果人民同次区域其他人民一样在付出多年战争的沉重代价后仅仅渴望和平与发展。

正如我们几次阐明的那样,贝宁认为,绝不能考虑以军事办法解决这一冲突,因为该冲突首先具有政治性质。因此,我国同这里的许多其它国家一起赞成谈判解决,谈判解决首先包括交战各方实现停火;第二,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实施民族和解进程;第三,建立谈判机制,以建立和维持该区域的安全与和平。

正如人们可以看到的那样,这三个因素都要求对话和协商,我国代表团认为,无论冲突的规模和潜在动机如何,对话和协商都是解决冲突的最佳可行方式。我国相信对话和协商有其长处。我国的经验已对此作了检验,可以证明它们行之有效。因此,贝宁毫无保留地支持旨在和平解决冲突的一切外交主动行动,尤其是由非洲统一组织、联合国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所领导的主动行动,特别是奇卢巴总统在卢萨卡进程范畴内所作的真挚努力。

特别就该进程而言,我国认为,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努力,必须通过充分展示诚意和政治善意妥善完成和积极支持这项努力,以便达成停火协定,毫无疑问地为和平持久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交战各方通过放下其武器,将有效地促进建立协商和对话的必要条件,因此也有助于建立民族和解和恢复该区域和平与安全的必要条件。

在这方面,我国欢迎刚果政府最近决定进行全国对话,以便团结该国的各个派别和社会政治部门,使它们得以共同思考刚果民主的未来。国际社会应该帮助刚果从事这项主动行动,以便为达成全国共识奠定重要基础,使整个刚果民族都能够充分致力于实现发展的斗争——这是非洲当今唯一应该进行的斗争。

把民族和解进程扩大到次区域所有国家似乎也是迅速建立整个次区域维持和平与安全以及卷入这场为时太久相互残杀冲突的刚果和其他国家重建所需的机制的重要跳板。

维护和平与稳定是大湖区域开始进行社会发展的重要先决条件,只要冲突各方拒绝听取对话和协商的呼吁,维护和平与稳定就仍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鉴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的人道主义局势、流离失所人员与日俱增和冲突各方犯下的多次严重违反人权行径,因此必须立即停止敌对行动。

我们愿表示衷心希望交战各方不久都承诺走理智和智慧的道路,以便使国际社会愿意采取的主动行动有最佳的成功机会,以便最终制止刚果人民和大湖区域其他各国人民的悲剧和苦难。

卡桑达先生(赞比亚)(以英语发言):这是五天内就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的第三次辩论,第一次辩论是上星期五在安全理事会进行的。这证明问题十分严重,但更重要的是,这也证明全世界都感到必须解决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冲突。

刚果民主共和国人民和邻国人民要和平不要战争。有和平,这些国家就有机会利用国家资源为其人民谋利益。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只有在和平和稳定的条件下才能进行。

但不幸的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土地上的持续冲突正在削弱刚果政府供养其人民的力量。战争使人民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不断恶化。国家资源被转而用于战争,而非花在教育、保健、住房和其他减少贫穷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项目上。

人道主义状况天天都在恶化。几十万人被逐出家园,成为国内流离失所者或涌入邻国的难民。在这方面,赞比亚仅在过去三个星期中就接受了大约 15,000 名难民,他们仍在源源到来。

现在常理应该战胜一切。卷入冲突的人民现在应该说,“够了:战争必须停止”。

安全理事会上星期五的辩论说明了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奇卢巴总统代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所作的调停努力以及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调停努力应继续下去。好几个代表团注意到这一事实:由于区域努力的结果,出现了若干政治解决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断定这场冲突不能以军事手段解决,只有谈判才能结束战争。在这方面,所有有关各方之间急需采取建立信任的措施。谈到的关于区域努力所取得进展的另一特点是一致认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不能谈判的。另一重要基础是原则上达成签定停火的协议,然后撤出一切外国军队。这反过来将为部署一支国际维和部队开辟道路。所有这些步骤暗示着将举行一次纯属内部的对话,以创造有利气氛使刚果人民本身能够决定他们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未来。

这一切听来都不错,但是我们尚未作到。由于某些困难,我们尚未签订停火协议。我们还正在谋求达成共识。谈判解决途中尚待克服的障碍并非无法克服的。

确,在国家关系中,如果有互相让步和取得进展的愿望和政治意愿,没有什么事情办不到。我们呼吁各方严肃考虑这场战争给男女老幼带来的巨大苦难。我们呼吁他们要认识到冲突的继续将给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这场冲突的其他交战方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带来的长期负面影响和破坏。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和平不能脱离那个更广泛的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也支持法国最初提出的在适当时候由联合国和非统组织主持举行一次大湖地区和平、安全和发展国际会议的想法。这一会议会大大有助于处理围绕大湖地区的全部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将恢复平静和稳定,并使该地区走上持久和平的道路。

阿布德先生(科摩罗)(以法语发言):我们必须指出,使非洲四分五裂的是连绵不断、令人震惊的战争,以及需要国际社会给予特别注意的经济差距。然而,非洲也是个有希望和有前途的大陆。我毫不怀疑它将能对付它目前每天面临的挑战。

武装侵略刚果民主共和国是今天辩论的议题。我们的任务特别重要,因为这场冲突不局限于一个国家;它威胁整个地区的稳定。导致军事僵持的这场长达8个月的冲突清楚表明,武装对峙不是恰当的解决办法。只有立即停火、尊重有关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保证该区域的稳定才能和平解决这场冲突。

使该地区四分五裂的这场军事冲突使刚果民主共和国民众首当其冲身受其害,造成践踏人权和流离失所人员的问题。而且我们不应忽视邻国人民,他们日夜心惊胆战并因这场冲突的后果而受苦。

必须作出努力使该地区彻底恢复和平和民主。我们只能欢迎非洲统一组织在区域一级发动的谈判以及国际一级的谈判。我们还希望联合国将进一步介入并采取具体行动以便进行切实谈判并促进执行《卢萨卡议定书》。

我们和其他代表团一起,支持谋求和平解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冲突。首先,必须停火以使冲突各方能切实谈判并找到导致彻底解决这场冲突的共同点。已经在卢萨卡协议的范围内作了努力;然而,必须进一步阐明停火的方法。在这方面,科摩罗政府欢迎赞比亚总统奇卢巴作出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为实现停火所进行的努力。

第二,必须确保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因此,必须尊重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其他国家的国家完整、政治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原則。因此,必须立即撤出卷入这场冲突的军事力量,而且必须按照《卢萨卡议定书》建立监督机制。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文职和政治部门之间建立对话,以使所有部门能一起达成全国共识。这种对对话的开放态度将能减少刚果人民的苦难并恢复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某些国际信任。

科摩罗支持在非统组织和联合国主持下组织一次关于恢复大湖地区持久和平的国际会议。大湖地区的安全和发展将给刚果民主共和国带来政治和经济稳定,而这无疑将能实现民族和解。

我国是紧张局势温床消耗国际社会资源的另一雄辩的例子。不幸的是,我们必须指出,在过去两年中科摩罗人民——具体地说是昂儒昂岛上的科摩罗人民——接受了分裂主义。过去这几个月发生的悲惨事件是我国陷入了空前经济危机的结果。当然,不能忽视科摩罗独立不完整的后果。自从独立以来存在的经济和政治动荡的结果肯定迫使昂儒昂人反叛中央政府。然而,这种反叛如果没有外来分子的帮助是无法持久的。

非统组织秘书长萨利姆·艾哈默德·萨利姆先生以及该地区各国自从危机发生以来所作的努力和承诺值得赞扬和支持。我谨忆及在4月,非统组织和马达加斯加将按照亚的斯亚贝巴协议所述举行一次岛屿间会议谋求解决使科摩罗四分五裂的问题。我国政府指望国际社会支持使这次会议成功,参加这次会议的应有各种政治力量和民间社会,以及被迫迁居国外的科摩罗人。

我想在这个讲台上庄严呼吁整个国际社会不遗余力地使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国恢复团结和领土完整,并尊重友谊和人的尊严。国际声援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国对我国的经济恢复和世界的这一次区域的和平与安全是不可少的。

必须作出一切努力维持非洲的和平与安全。

就刚果民主共和国而言,我们希望秘书长根据其关于非洲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报告,并在非统组织帮助下,不遗余力地找出和平解决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冲突的办法。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听取了今天上午辩论最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

一些代表团要求发言行使答辩权,我提醒这些成员,行使答辩权第一次发言以十分钟为限,第二次以五分钟为限,各代表团均应在其席位上发言。

恩达鲁扎尼耶先生(布隆迪)(以法语发言):首先,我愿同其他发言者一起就大会主席指导大会本届会议工作的方式向他表示祝贺。

在安全理事会就谋求和平解决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冲突问题举行辩论后,我国代表团认为没有必要就“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武装侵略”这个项目再次发言。但是,鉴于有人在大会辩论过程中提到我国的名字,我国代表团愿谈一谈某些指控,以便使大会毫无疑问地了解布隆迪对这场基本属于国内性质的冲突所持的立场,该冲突正在使其伟大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四分五裂。

1959年11月1日,卢旺达为庆祝所谓的“卢旺达社会革命”在火与血中过了诸圣日。这是非洲区域杀戮和灭绝种族意识形态的第一次暴力表现,并将载入历史。不幸的是,包括联合国领导人在内的当时的政治领导人没有远见去评估这一邪恶的诸多层面,该邪恶后来又在20世纪下半叶最大的灭绝种族中以骇人听闻的规模重演——不幸的是,它又发生在同一个国家卢旺达领土上。

但是,人们每一段时间就会在卢旺达、布隆迪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身几乎周期发生的大屠杀中看到这一邪恶经常表现出来的暴力形态。让我举出卢旺达境内Bagogwe大屠杀、Busangana大屠杀、布隆迪境内的Kibimba大屠杀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即当时所谓扎伊尔境内的Lubumbashi大屠杀作为例子。

第一支武装民兵是在1960年代刚果民主共和国痛苦地向独立过渡时诞生的,当时包括联合国领导人在内的各政治领导人没有估计到难民问题四十年后的变化,难民营成了军事培训和武器供应设施,任何向有关易受害人口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真诚尝试均受到破坏。

当时,年青独立的布隆迪王国正在迎接来自刚果和卢旺达的第一批非洲难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也在布琼布拉开设了第一个区域办事处。不幸的是,自那时以来,大湖区域的难民潮一直没有停止。

当路易·鲁瓦加索雷亲王以自己的鲜血为布隆迪的独立付出代价时,当查尔斯·鲁达希格瓦国王陛下在

卢旺达独立前夕神秘死亡时,当帕特里斯·卢蒙巴先生阁下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不明不白地死亡时,大湖区域的政治暴力时代就此开始,不幸的是,这一时代一直持续至今。联合国进行了不懈的和平努力,在这个区域付出了沉重代价,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就是在一个他永远没有返回的和平使命途中在加丹加上空殉职的。

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驱动这种跨国界暴力的概念有多么强大;理解这一点本来会使避免我们今天所目睹的灾难成为可能。但理解这些概念的人却仍在把它们塑造成真正的杀戮和灭绝种族的意识形态。最近,我国布隆迪因梅尔基奥尔·恩达达耶总统悲惨去世和发生1993年10月的灭绝种族大屠杀而陷入空前的暴力局面。我国理解遭受战争巨痛的人民所经历的深切痛苦,我愿在此向刚果民主共和国人民表示最深切的同情。

我不愿超过这些参照点,因为我国代表团不愿把我们遭受不幸的责任推卸给昨天的政治领导人,不管他们是殖民时代的领导人还是该区域各年青独立共和国的领导人。今天的政治领导人必须吸取我们这些国家历史的教训,必须对明天的历史充分承担责任,明天的历史将对我们今天采取的行动作出判断。

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安德烈·姆万巴·卡潘加先生阁下在发言中就所谓的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侵略问题八次提出我国的名字。我愿在发言行使我国的答辩权时纠正他所说所若干内容,以便消除可能在各位代表头脑中造成的任何混淆。

布隆迪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不抱有任何领土征服或政治控制的野心,我们希望该国本着其人民及其久经考验的兄弟各邻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享有政治和经济稳定。但我们仍对该国的安全局势感到关切,我们同该国分享沿陆地和坦噶尼喀湖的整个西部边界。

去年九月,布隆迪共和国总统皮埃尔·布约亚先生阁下曾在大会明确表明

“我们继续十分密切地关注刚果民主共和国局势的发展,我愿重申,我国布隆迪绝对没有参与该冲突。然而,我们一方面对使人们在种族特性基础上对抗的某些发言基调,另一方面对本区域记忆犹新的民兵和某些叛乱分子仍然感到不安。我将敦促该冲突所有参加者不要上当并被引上这条道路,因为这只能导致使整个区域被大火吞没的危险。”

“布隆迪将继续确保其安全得到巩固。为此目的,我们将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我们继续主张用和平手段和对话解决该冲突。如果布隆迪政府被要求为政治解决作出贡献,那么它将十分高兴地这样做。”(A/53/PV.9,第3页)

布隆迪共和国政府相信,只有和平办法和对话才能产生持久解决任何武装或非武装冲突的办法,我们听取的情况和各方作出的承诺都令我们感到鼓舞;各方似乎正逐步下定决心采取这一办法,解决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冲突。但是,令我们仍感到关切的是,一些在其本国已被解散的信仰各异的武装集团、民兵和甚至整个军队的联盟正在把刚果民主共和国当作它们缔结机会主义盟约肥沃土地。

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本人在昨天大会发言时发出了警告:

“刚果民主共和国同九个国家分享 9 600 多公里的边界,其中 2 000 多公里同侵略国接壤,所有边界都受到直接或间接破坏稳定的威胁或危险。”(A/53/PV.95)

我国代表团不愿花费大会太多的时间,但我们提请大家注意文件 S/1998/777 和 S/1998/1096 附件中(卢旺达)国际调查委员会报告就大湖区域武器流入武装集团或灭绝种族民兵问题所得出的结论,不幸的是,这些武装集团和灭绝种族民兵仍在该区域不受惩罚地为所欲为,在易受害的平民人口中——或在外来旅游者中——传播恐怖,以便使国际新闻界为他们的打击力量提供免费宣传。

解决刚果危机需要有关各方和所有有关其他方面都对和平政治解决作出坚定承诺。在这方面,持久解决刚果问题的两个主要焦点是:通过刚果各方对话解决这一真正的内部冲突和处理同邻国共同边界的安全问题。

我国政府重申充分支持这一地区提出的各项倡议,以及非洲统一组织的各项倡议,并将作出一切必要的贡献促进冲突的和平解决。我们有信心,因为各方达成许多谅解的共同点,而且余留的少数分歧可以通过各方之间的谈判来克服。我们建议各方对调解行动作出积极的反应。大湖地区的稳定有赖于组成该地区各国的稳定,而刚果民主共和国是这一问题的关键成员。

此外,如果召开大湖地区问题国际和平会议能制订出所有有关方面能够接受的详尽日程,那么这一极好构

想就会导致预期的成果。我们必须现在就开始努力,使所有方面齐心协力走向和平与发展的道路。

我谨想向津巴布韦的同僚表明,在联合国大会上咄咄逼人的话锋只会加剧紧张并扩大正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战争根源的各种分歧。我请他运用更佳判断力,理智战胜感情,并接受这一事实,即只有首先是各直接有关方面进行对话与协商,然后由其他有关方面进行对话与协商,才是解决这一为刚果民主共和国无辜百姓带来深重苦难的冲突之唯一方式。

目前全世界正值行动起来建立广大而有力的经济及政治集团来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之时,非洲不应当陷于使本来已经是肢离破碎的国家更加分裂的战争,而非洲国家之所支离破碎,是因为我们因殖民主义法律而承袭了出于政治需要而划定的边界。

姆万巴·卡潘加先生(刚果民主共和国)(以法语发言):我再次请求发言,并不是要答复侵略国家代表团的歪曲,而只是要指出一些不言自喻的事实。

1885 年以来,刚果河的历史上记载着其人民的人权受到了数次侵犯。此后,国际社会便一直在寻求解决这种危机。1960 年联合国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干预便是一例。

今天我们讨论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武装侵略因为大地湖地区不安定以来对人们造成的后果令人发指。全人类必须动员起来结束这一危机,如同过去国际社会曾对区域和平及安全的威胁作出反应一样。

大会了解,1994 年,在卢旺达土地上,卢旺达人对卢旺达人犯下了严重种族灭绝行径。国际社会一致谴责这些种族灭绝的罪犯。

我们上星期五在大会上明确听到卢旺达与乌干达代表团声称,我们地区种族灭绝行径及理论的支持者在其逃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时被追捕、杀死及大规模屠杀,以便消除其力量解除其武装,制止、罚及孤立他们。这些大屠杀破坏了我国的形象,是我国政府与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之间关系恶化的根源。幸好,出于其他原因,这些暴力的罪犯今天暴露了其真面目。

大会可以回顾,国际社会为了客观地了解发生在姆贡加的廷基-廷基,和赤道省以及其他地方的令人发指的屠杀,建立了联合国国际调查委员会(卢旺达),这只是几例。那些为消灭犯下种族灭绝罪的人而追捕他们的人在大会上承认了其罪行。在这些事件中,男女老少均难逃死命。

请不要将这些令人发指的屠杀的责任归咎于刚果民主共和国。

国际社会过去曾谴责接近种族灭绝的大屠杀的指控,而今天国际社会也必须谴责非政府组织经常报导的那些在行动区内发生的大屠杀。今天,我国政府又刚刚通知我,在布里尼-恩费思克又有至少 250 人被杀。这是一两天前在乌维拉附近的曼贡加 100 多人被杀之后的又一事件。

如果卢旺达和乌干达平民经常被其叛军杀害,难道这就是由其军队占领的刚果土地上屠杀平民的正当理由吗?难道他们不能通过在刚果土地上的驻军来保护其本国的平民及在被占领的刚果土地上的刚果平民吗?目前乌干达与刚果民主共和国之间边界的安全已完全由乌干达军队操纵,所以大会怎么理解西方游客在这一边界上的死亡呢?他们为何要通过这一所谓的叛乱在我国东部各省人民中撒下种族灭绝的种子呢?

请大会不要被侵犯我国的人花言巧语所迷惑,这些人为了掩人耳目而恣意歪曲事实。其中一例就是——侵略国代表团曾声称卡比拉总统依据反对者的种族血统加以迫害,并将其从其祖国驱赶出去。他举出齐塞克迪先生为例。该国代表团故意不告诉大会,齐塞克迪先生与卡比拉总统是属于同一族裔的。

正由于诸如此类巧妙掩饰事实的举动,使得寻求和平解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危机陷于僵局。

这些代表团大谈特谈我国的国内局势。扩大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空间怎么会牵涉到乌干达与卢旺达的安全呢?除非其真正目的是要推翻金沙萨的公认的政府。这些自称民主样板的国家难道不能等到真正的民主体制确立后才看到其候选人通过全体公民选举当选,而非要在今天要求卡比拉总统将他们的仆从包括到刚果政府的行列中吗?

如我在开始发言时指出的,我的目的不是要回答侵略国代表团的诬陷,而是要进一步指出局势的事实,使大会能够引导国际社会如同于 1960 年那样进一步参与解决这一危机,以便结束大屠杀与杀人事件,保证尊重人权。我发言的目的是呼吁国际社会帮助我国渡过这一极其困难的阶段,以便使其能实现作为主权国家理应实现的目标。

塞马库拉·基瓦努卡先生(乌干达)(以英语发言):我行使我的答辩权,不是为了加入这次辩论的消极基调,而是为了促进一个积极的基调,因为这才是我国政府的

愿望。因此我要重申乌干达的立场,即乌干达承诺寻求和平方式解决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战争,而且乌干达对刚果没有任何的领土野心。

但是,我必须驳斥有些人讲的话。请让我引用温斯顿·邱吉尔爵士曾经说尊敬的议员“用词不当”,因为在议会上,你不能说尊敬的议员撒谎。因此我现在驳斥今天下午一些发言者多次反复地用词不当之处。

事实上,乌干达不会而且从来没有为同乌干达邻国作战的人们提供军事基地。相反,苏丹为反对乌干达的人们提供基地。苏丹为真主抵抗部队这一给乌干达北部地区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恐怖主义组织提供和平与安全。

苏丹和津巴布韦的代表对乌干达政治领导人提出了非常严重的指责。据他们讲,领导乌干达的是一个“拒绝举行多元化民主选举的压迫性军人政权”。我国虽不是民主的典范,但我对我国的民主传统感到自豪,这一传统是在穆塞韦尼总统领导的临时政府下开始的。在过去 13 年中,我国举行了群众选举,从最低层的理事会到国家议会。我国有一个各方参加的政府,因为曾谋杀我们的亲人并践踏我们的国家的人也被邀请加入现任政府,以便建立一个政治共识,打破不断报仇的循环。其他国家很少有领导人能这样做。

我国新闻自由,任何人都可以骂国家总统,而且不会因此坐牢。我不能挑战作出这些指责的代表,但我可以邀请他们,而且我将提供免费机票,让这些代表来乌干达亲自看看乌干达人现在和在现政府过去 13 年领导下所享有的自由程度。我国有报纸,私人拥有的报纸。新闻记者不会坐牢。我国有八个私营的电视频道,整天都有聊天节目。这些都是在非洲许多地区看不到的。

有一个发言者称穆塞韦尼总统是希特勒的狂热崇拜者。我不会与所谓穆塞韦尼总统是希特勒的崇拜者的指责一般见识,但乌干达反对种族灭绝的事实就有力地说明,穆塞韦尼总统不可能崇拜希特勒。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人权观察和相当一些非政府组织已反复和实事求是地指出,乌干达儿童被绑架到苏丹,并被卖作奴隶。这不是我们自己说的,虽然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是这些国际组织说的话。这些是事实。因此,不能指责我们制造假象。

苏丹南部有战争。这一战争开始于将近 50 年前。不能指责穆塞韦尼总统领导的乌干达政府应对这场战

争负责。我认为,这场战争已持续 40 多年,这是卡土穆政权的责任,不是乌干达政府的过错。

在我发言结束前,请让我引用上世纪一位意大利思想家加埃塔诺·莫斯卡,他告诉我们,许多欧洲人从小认为,罗马帝国是毁在沃达尔人和西哥特人手中的。莫斯卡说,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罗马帝国内部已经腐烂,它的崩溃是因为内部破坏。我认为,莫斯卡有关据称毁灭了罗马帝国的西哥特人的沃达尔人的话,也能用在现在说我国邻国的问题是乌干达造成的那些人身上。

最后让我象开始时一样强调积极方面。我呼吁今天在座的大会成员支持非洲统一组织、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共同体)和利比亚正在展开的和平倡议,以便能在本地区,包括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实现和平与安宁。

马津汗卡先生(卢旺达)(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纠正在我前面发言的人中谈到的有关我国的一些不真实的情况。

卢旺达被指责排斥异己,它们的意思是,今天的卢旺达政府实行排斥异己的政策,我要提醒这些发言者,到 1994 年,在本届政府之前掌权的历届政府赶出去的卢旺达难民有 320 万人。我们自豪地说,在两年的时间内,我们就把所有这些难民遣返回国,他们几乎占我国人口的一半。如果说在卢旺达有排斥,不是本政府实行排斥。

我还要补充,就此问题同在我前面的发言者对照事实。卢旺达议会中有八个政党,其中五个政党参加民族团结政府联盟。我相信,那些谈民主和多元化的国家达不到这样的开放程度。

我要重申,卢旺达尊重邻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重申,我们也期望我们的邻国根据《联合国宪章》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宪章》的规定,也这样做。卢旺达也支持载入卢萨卡进程,由赞比亚总统奇卢巴领导的和平努力。我们认为,刚果危机只有通过和平方式才能得到解决。

在我们取得进展的时候,显然有些国家变得越来越悲观,而且对这一进程越来越忧虑。我高兴地告知大会,我国政府通知我,奇卢巴总统已同意在谈判桌上将反叛的刚果民主联合会作为平等一方来对待。各成员记得,就在昨天,这个问题还被称作是谈判解决问题的剩余两个障碍之一。我希望这番话是真的,而且也会真的这样做。我也希望我们能看见谈判很快会平稳地得到恢复。

昨天所提出的其余问题是解除叛军武装等问题,我国政府认为,一旦当事方坐到谈判桌旁,这就成为我们不必评论的可谈判的问题。

最后,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给我这次机会回答在这次重要辩论期间所提出的问题。

艾哈迈德先生(苏丹)(以阿拉伯语发言):我们这次发言是要就乌干达大使所说的话行使答辩权。他始终企图欺骗各位代表,而且正如我们昨天所听到的那样,他还企图欺骗国际社会,为此编造了一系列诺言来为乌干达侵略刚果民主共和国辩护。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问题是清楚明了的,也是明白无误的:乌干达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侵略。苏丹与这个问题有何联系?我们知道,乌干达竭力想将苏丹拖入这场冲突。它还试图找出无关的理由来为它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公然侵略辩护,而国际社会的任何人都不会相信它提出的任何理由。

乌干达代表最近说,乌干达没有为苏丹南部的叛乱分子提供任何基地。我想他无法抵赖这样一个事实:在 2 月份,乌干达主办了一次军事抵抗会议,其目的是要严重扰乱苏丹政府,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乌干达所有各级官员。但谎言还不止这些。乌干达代表称,乌干达在刚果没有扩张企图,但穆苏韦尼在大湖区的阴谋活动导致血流成河。这是倒退回纳粹时期,倒退回黑暗和种族灭绝的时代。

乌干达总统及其周围的一伙人腐化堕落,他们企图掠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财富。全世界都充分意识到那里腐化成风。这就是乌干达代表所吹嘘的那种民主。

苏丹南部的这场冲突是一场非洲冲突,关系到所有非洲人。它必须通过政府间抗旱和发展管理局(抗旱和发展局),以对话与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该非洲组织很关心这个问题,它的东非成员国包括乌干达。

但除了以下事实外,乌干达还能向抗旱和发展局提出其他什么事实:它对苏丹南部的侵略使该区域的问题恶化;它正在为叛乱分子和恐怖分子提供经费;它在那里为他们设立了营地。乌干达支持叛乱分子的事实是非常清楚的,不需要我们作任何评论。但乌干达代表却继续制造谣言。侵略就是侵略,出于这一原因,苏丹重申它对这一侵略行为的谴责。

我们要求乌干达立即将其军队撤出刚果民主共和国,停止以大谈和平解决问题并口口声声说乌干达在刚

果民主共和国或邻国没有任何野心为幌子来欺骗国际社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结束了本阶段对议程项目 167 的审议。

工作安排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在休会前,我想就大会主席昨天下午在这个大厅所谈及的一个紧迫问题讲几句话。

各成员知道,目前尚未就第五十四届会议的开幕日期达成一致意见,因而也没能就第五十四届会议一般性辩论的日期和为期两天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问题特别会议的日期达成一致意见。

这些日期的问题对各代表团来说已经成为一个极其迫切的问题。就第五十四届会议的一般性辩论而言,秘书处不断接到各代表团的大量询问,它们非常希望知道一般性辩论的日期,以便能够为各自国家高级官员出席第五十四届会议的一般性辩论作出安排。

主席以及最近我本人作为代理主席就这些日期的问题举行了广泛的协商。我的理解是,协商仍在进行。我敦促参与这些协商的有关会员国尽快达成一致意见。

我必须强调这个问题的紧迫性以及迅速就这些日期达成一致意见的极端重要性。如果我们不能在近期内做到这一点,那么就会严重影响到各国首都以及总部为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和关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特别会议作出安排,因而对所有有关方面都不利。

下午 5 时 10 分散会